

马来—占语群 *-s、*-h 在回辉话中的 反映形式*

张会叶 马习聆

[提要] 南岛语系马来—占语群马来语支和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h 与回辉话声调的产生密切相关。回辉话高平调 55 主要来源于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h，与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 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低降调 21 与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 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南岛语 回辉话 词尾辅音 语音演变

南岛语系按地域划分，主要分成印度尼西亚语族、密克罗尼西亚语族、美拉尼西亚语族和波利尼西亚语族（Schmidt 1899）四大语族。中国的南岛语系语言分布在台湾省和海南省三亚市。台湾南岛语是我国台湾省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被认定为“16种语言”，有的语言还有不同的次方言，内部差异性较大。海南三亚的南岛语只有回辉话一种，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

白乐思（Blust 2013:32）把占语支归入马来—占语群（Malayo-Chamic）。马来—占语群是中国台湾省以外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群（Malayo-Polynesian）的亚群，根据《民族语：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①）的分类标准，马来—占语群语言分为马来语支和占语支两个语支，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泰国、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南岛语系语言与南亚语系语言一样，辅音韵尾都比较丰富，有鼻音、塞音、擦音、颤音、边音等类型（陈国庆 2019）。在众多马来—占语群语言中，仅回辉话产生了声调。本文认为马来—占语群词尾辅音与回辉话声调的产生关系密切，是回辉话声调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岛语系占语支与海南汉藏语系侗台语的语音演化研究（21BYY04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及2024年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年7月17—18日）上宣读，承蒙与会专家和《民族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谨致谢忱！

本文所用语料说明：原始占语（Proto-Chamic）与占语支语料来自杜冠明（Thurgood 1999）；原始南岛语语料来自白乐思（Blust 2013）；伊班语和回辉话语料为笔者2016—2018年赴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和海南三亚田野调查所获一手材料；印度尼西亚语（下文简称“印尼语”）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编写组（Tim Perkamus Indonesia-Tionghoa, Universitas Peking 2000）；亚齐语、爪哇语和巽他语语料来自苏基亚图等（Sugiarto, dkk 2001）；他加禄语语料来自桑托斯（Santos 2015）。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PMP）语料来自白乐思（Robert Blust）、特鲁瑟尔（Stephen Trussel）编纂的 The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nline)，网络版地址：<https://www.trussel2.com/ACD>。

^① <https://www.ethnologue.com/subgroup/3974/>。

国内外学者对回辉话声调起源及发展作过一些研究。郑贻青（1997:35-43）将回辉话声调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舒声韵和促声韵根据塞音声母的清浊各分为两类，产生调值分别为 33、11 和 43、24 两类；第二个阶段的发展与韵尾有关，韵尾 -h 消失产生 55 调，-p、-t、-k 等韵尾演化为 43、24 调；最后一个阶段与元音长短有关，产生 32、21 调。杜冠明（Thurgood 1999:214-221）认为回辉话声调的产生与音域变化有关，根据声母的清浊首先生成较高和较低两种语调，声调产生阶段的音域变化与韵尾有关。田祥胜（2017:123-125）总结了前人研究回辉话声调产生的机制，指出声调的形成与音节的首音和尾音有关，这是无声调语言声调发展的共性。前人研究回辉话声调产生、发展的过程大多基于回辉话与其他占语支语言的比较，未考察它与马来语支语言的对应情况。因此，本文聚焦于马来—占语群的齿擦音 *-s 和声门擦音 *-h 两个词尾辅音，探讨这两个辅音与回辉话声调的关系。

一 占语支语言 *-s、*-h 的演变及其在回辉话中的反映形式

占语支是唯一在东南亚大陆(中南半岛)地区使用的南岛语系语言分支(Brunelle 2005:3)，在中国以外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①。白乐思（Blust 2013:73）认为占语支语言包括东部占语（Eastern Cham）和西部占语（Western Cham）；前者又包括回辉话（Utsat）、哈罗伊语（Haroi）、罗格莱语（Roglai）、克鲁语（Chru）、雷德语（Rhade）、嘉莱语（Jarai）、潘郎占语（Phan Rang）等，后者指位于柬埔寨地区的占语支语言。根据语言系属分类，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的伊班语（Iban）、北苏门答腊省的亚齐语（Acehnese）也是占语支语言（Blust 2013:77）。

（一）占语支词尾辅音 *-s、*-h 的演变

使用回辉话的族群迁徙年代久远，语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多音节语言向单音节语言演变并产生了声调，这是自身演变的结果（张会叶 2018）。除回辉话以外，分布在东南亚的其他占语支语言还保留着多音节的语言结构。尽管分化已久，回辉话与其他占语支语言还保留着极大的语言相似性。原始占语的词尾辅音 *-h 及其在现代占语支语言中的反映形式，如下所示：

原始占语	克鲁语	雷德语	罗格莱语	亚齐语	伊班语	词义
*tanah	tənah	—	tanāh	tanəh	tanah	地，土壤
*krāh	krāh	ti krah	khrah	—	—	中间
*mumāh	bəmah?	məmah	mumāh	mamah	—	咀嚼
*lupih	ləpih	əpih	lupih	lipeh	pipih	薄；瘦
*mahirah	məriah	hrah	mariah	mirah	—	红色的
*dilāh	dələh	ələh	dilāh	dilah/lidah	diləh	舌头
*babah	—	—	bah	babah	mulud	嘴

从以上语料比较可以看出，在克鲁、雷德、罗格莱、亚齐、伊班等占语支语言中，还都保留着多音节的语言结构，且其词尾辅音与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h 对应整齐。

同时，我们对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s 在现代占语支语言中的反映形式也进行了考察，具

^① <https://www.ethnologue.com/subgroup/3974/>。

体如下所示:

原始占语	亚齐语	雷德语	嘉莱语	克鲁语	罗格莱语	哈罗伊语	西部占语	潘郎占语	词义
*tikus	tikoh	kəkuih	təkuih	təkuh	tukuh	cəkoh	takuh	takūh	老鼠
*ʔata:s	atuəh	taih	(ʔ)ataih	ata:h	ata	atah	tah	atāh	上面
*bra:s	bruəh	—	braih	bra:h	bra	priah	prah	prah	大米
*ratus	sirutoh	etuh	rətūh	rətūh	ratuh	lətoouh	ratuh	ratūh	百
*ʔama(:)s	muh	mah	mah	mī:h	māh	mah	mih	mīh	金

从上面的语料比较可看出,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s 在现代占语支各语言中都发生了演变,变为辅音 -h,现代占语支语言已经没有词尾辅音 -s 了。可见,现代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h 的来源不止一个,除了源自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h 外,也有来源于词尾辅音 *-s 的。

综上,现代占语支语言大多保留了原始占语的词尾辅音 *-h,原始占语的词尾辅音 *-s 在现代占语支语言中发生了 *-s>h 的演变。现代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h 有 *-s 和 *-h 两个来源,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s 和词尾辅音 *-h 发生了合流。

(二) 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h 与回辉话声调的关系

据历史记载,回辉话与其他占语支语言分化时间达上千年,经过上千年的演变(Thurgood 2002:333-363),回辉话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产生了声调。根据郑贻青(1997:38-40),回辉话声调第二阶段的发展与词尾辅音 *-h 有密切关系,目前回辉话词尾辅音 *-h 已完全脱落,只在音节上留下了声调的印记,即产生了高平调。为探讨回辉话高平调与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h 是否具有演变关系,我们对回辉话高平调与其他现代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h 的对应词例进行了比较,具体见下所示:

回辉话	克鲁语	雷德语	罗格莱语	亚齐语	伊班语	原始占语	词义
sia ⁵⁵	dra	erah	darah	darah	daræh	*darah	血
na ⁵⁵	pənah	mənah	panāh	panah	panæh	*panah	射箭
tša ⁵⁵	pəcah	mčah	—	picah	—	*picah	破裂
phia ⁵⁵	blah	blah	blah	plah	mələh	*blah	裂开
su ⁵⁵	təjuh	kjuh	tijuh	tujoh	tujuh	*tujuh	七
lə ¹¹ na ⁵⁵	—	—	lanah	—	nanæh	*lanah	脓
pho ⁵⁵	bəh	bəh	boh	bəh	buah	*bəh	水果

从以上语料可见,所比较词例在回辉话以外的现代占语支语言中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原始占语的词尾辅音 *-h 在这些语言中的反映形式依然是 -h; 而回辉话中都变成了单音节,词尾辅音 -h 也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平调 55, 与其他语言词尾辅音 -h 整齐对应。

词尾辅音 *-h 与声调的密切关联,也可从其他语言的语音演变中得到佐证。潘悟云(2000:159)指出汉语去声大致有两种来源,一是 *-s 尾依次演变为喉塞、紧喉特征再到去声,二是 *-s 演变为 -h 再变为降调。奥德里古尔([1954]2010:328-329)认为越南语擦音韵尾形成了降调,其原理是擦音韵尾 -s 先演变为喉音韵尾 -h,发喉音 h 时声带放松致使前面元音音高突然降低而形成降调,起初只是一个伴随性特征,后来逐渐成为区别词的特征。根据汪大年(1983),蒲甘时期的碑文中存在 -h 和 -ʔ 两个辅音韵尾,现代缅甸语中这两个辅音韵尾消失了, -h 韵尾演变为高平调。在回辉话中,词尾辅音 *-h 演变为高平调是语言内部演变造成的。

二 马来语支语言 *-s、*-h 的演变及其在回辉话中的对应形式

上文我们对原始占语词尾辅音 *-s 的语音演变及其现代反映形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原始占语 *-s 在回辉话声调发展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占语支语言内部已无从得知。为此，我们将视野拓展到其亲属语言马来语支语言。

在探讨回辉话声调与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 的可能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前人对马来语支和占语支语言分化时间的讨论。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原始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可分别追溯到约公元前 4000 年、约公元前 3500 年、约公元前 3000 年（白乐思 2005:463）。因此，马来—占语群共同语应不会早于约公元前 3000 年。黄超（2023）在考古学视野下提出南岛语族群迁徙的新路线，其中使用占语支语言的群体从婆罗洲西南部向马来半岛和大陆东南亚迁移，于距今 2800—2700 年前抵达越南。沙黄遗址反映了南岛语群体在公元前 600 年的某个时候从马来半岛或婆罗洲地区迁移到越南海岸定居，这部分操南岛语的群体与当时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孟高棉人长期接触后，变成了占人（Thurgood 1999:16）。何平（2003）认为在占语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主体与“续至马来人（包含未到达海岛地区的马来人和到达海岛后又回迁到半岛的马来人）”有关，但在占语主体民族出现之前，中南半岛上更早操南岛语的“农耕者”很可能就是从云南迁去的原始马来人，今占语民族应是二者混合而形成的。大致看来，占语支在距今 2700 年左右与马来语支发生分化。

（一）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h 的演变情况

马来语支语言主要指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等，这些语言与占语支语言具有亲缘关系。下面我们尝试讨论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h 的发展演变情况。

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h 相关的演变情况，如下所示：

印尼语	马来语	爪哇语	巽他语	他加禄语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词义
tambah	imbuh	tambah	tambah	dagdag	*tambaq	增加
jatuh	roboh	tiba	labuh	bagsak	*dabuq	倒塌
puluh	puloh	—	—	sa-m-pú?	*puluq	十
darah	—	rah	—	—	*daraq	血
mamah	mamah	mamah	mamah	mag-mamá?	*mamaq	咀嚼
basah	sesah	asah	baseuh	basá?	*baseq	湿
panah	—	panah	panah	pána?	*panaq	射（箭）

从以上词例可看出，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小舌清塞音词尾辅音 *-q 在印尼语和马来语所有词例中都演变为 -h，而他加禄语则表现为软腭浊塞音 g、清塞音 k 和喉塞音 ʔ 等不同形式。因此，原始南岛语的词尾辅音 *-q 在马来语支语言中有不同的演变。

杜冠明（Thurgood 1999:34-36）沿袭白乐思（Blust 1977）的主张，将他加禄语纳入马来语支。他加禄语仍存在塞音作词尾辅音的情况，比马来语、印尼语更古老^①。类似音变也见于汉藏语，郑张尚芳（2005:457-458）指出缅文对应于汉语上声的后缀音有 -h < *-q 的变化。

^① 语言证据显示，他加禄语的语言发展与我国台湾南岛语更为接近，与马来语、印尼语等的亲属关系稍微远些。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此处不赘。

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对应情况，如下所示：

印尼语	马来语	爪哇语	巽他语	词义
luas	luas	—	luas	广阔
lemas	lemah	lemes	lemes	软弱
malas	malas	—	males	懒惰
tebus	tēbus	nebus	tebus	拯救
beras	bēras	beras	bèas	大米
emas	ēmas	emas	emas	金
ratus	ratus	satus	ratusan	百
atas	atas	—	luhur	上面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印尼语的词尾辅音 -s，与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的词尾辅音基本对应，这几种语言的词尾辅音基本都为 -s。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 的对应基本严整，据此可以推断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还比较稳定，演变的速度比较缓慢，可能是由于它们没有受到声调语言环境影响。

(二) 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与回辉话的对应情况

我们将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与回辉话 55 调进行比较，如下所示：

回辉话	印尼语	马来语	爪哇语	巽他语	他加禄语	原始南岛语	词义
phu ⁵⁵	mənoŋ	tēbus	nebus	tebus	ligtas	*tabus	拯救
ma ⁵⁵	emas	ēmas	emas	emas	ginto	*ʔama(:)s	金
ku ⁵⁵	tikus	tikus	tikus	beurit	daga	*labaw	老鼠
mi ⁵⁵	manis	manis	manis	amis	matamis	*mamit	甜
pi ⁵⁵	tipis	nipis	a-nipis	nipis	nipis	*Nipis	薄
phi ⁵⁵ phi ⁵⁵	habis	habis	huwus	—	ubós	*qubus	完
sia ⁵⁵	dəras	dəras	dəras	dəras	—	—	急

上文提到古占语词尾辅音 *-h 可演变为回辉话 55 调。从以上对应情况也可以发现，马来语支语言，尤其是马来语、印尼语和爪哇语，其词尾辅音 -s 可与回辉话的 55 调相对应。由此可以推论，占语支词尾辅音 *-h 及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s，与回辉话高平调的来源具有高度相关性。

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的对应比较整齐，较好地保留了古音，与回辉话的 21 调也显示出一定的对应关系，具体如下所示：

回辉话	印尼语	马来语	爪哇语	巽他语	他加禄语	原始南岛语	词义
phia ²¹	beras	bēras	beras	bèas	bigas	*bra:s	大米
thi ²¹	kipas	kipas	tepas	kipas	tagahaŋa	*kipat	扇子
man ²¹	deras	deras	deres	tarik	mabigat	*rikat	急
phai ²¹	malas	malas	—	males	tamad	*malas	懒惰

从上面的语料比较来看，回辉话 21 调与印尼语、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词尾辅音 -s 基本对应。

我们也尝试将马来语支语言的词尾辅音与回辉话的 53 调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二者的对应不规则，无规律可循。如下所示：

回辉话	印尼语	马来语	爪哇语	巽他语	他加禄语	词义
sau ⁵³	menumis	menumis	tumis	goreng gariŋ	ginisa	炒
pham ⁵³	berkembang biak	berkembang biak	anakan	ŋabibita	lahi	繁殖
thi ⁵³	sulit	sulit	aŋèl	sulit	mahirap	难

综上，除回辉话以外的占语支语言和马来语支语言都保留着词尾辅音，而回辉话中的词尾辅音已经完全脱落并且产生了声调，声调产生应与占语支词尾辅音 *-h 有关，同时可与马来语支语言的词尾辅音 -s 对应。

三 结 语

南岛语系内部语言关系非常复杂，从词尾辅音的演变可见一斑。马来—占语群语言词尾辅音 *-s、*-h 的发展演变是南岛语系语言复杂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除回辉话外，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h 存在整齐对应，而早期 *-s 已全部发生了演变，与 *-h 合流了。相较而言，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h 基本保留着古音形式，其演变缓慢而规整。除他加禄语外，马来语支词尾辅音 -h 对应严整，而他加禄语的词尾辅音现为塞音，比其他语言的词尾辅音更古老一些。马来语支语言内部词尾辅音 -s、-h 之间有一些交叉对应的迹象。

回辉话是唯一分布在中国的南岛语系占语支语言，与马来—占语群的其他语言存在对应演变关系。从词尾辅音 *-s、*-h 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占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h 演变为回辉话的高平调 55 调，而马来语支语言词尾辅音 -s 与回辉话 55 调和 21 调有对应关系。

回辉话声调的产生发展与马来—占语群词尾辅音 *-s、*-h 的演变发展，以及清喉擦音 h 的发声态有关。齿擦音 s 发音时有收紧点，发音动作非常吃力，一旦放松就变为喉音 h。所以，词尾辅音 -s 很容易变为 -h，但 -h 很难变为 -s。清喉擦音 h 在发音时，声带松弛，频率下降，就会产生降调。

参考文献

- 奥德里古尔 A G. [1954]2010.《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辛世彪译，载潘悟云编《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第 319-334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白乐思. 2005.《一位南岛语言学家眼中的汉语—南岛语系》，李葆嘉主译，载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第 463-477 页，北京：中华书局。
- 陈国庆. 2019.《孟高棉语 *-h、*-s 辅音韵尾》，《民族语文》第 6 期。
- 何 平. 2003.《中南半岛占语民族的形成与演变》，《东南亚纵横》第 11 期。
- 黄 超. 2023.《考古学视野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的新进展》，《考古》第 11 期。
- 潘悟云. 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田祥胜. 2017.《从早期占语到现代回辉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汪大年. 1983.《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第 2 期。
- 张会叶. 2018.《谱系分类的主要依据——以回辉话为例》，《民族语文》第 2 期。
- 郑贻青. 1997.《回辉话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5.《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载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第 442-462 页，李葆嘉主译，北京：中华书局。

- Blust, Robert. 1977.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2): 1-15.
- Blust, Robert. 2013.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Revised Edition). Canberra: Asia-Pacific Linguistic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Brunelle, Marc. 2005. *Register in Eastern Cham: Phonological, Phonetic and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Santos, Araceli. 2015. *Vicassin's Pilipino-English Dictionary* (Abridged version). Mandaluyong: Anvil Publishing.
- Schmidt, Wilhelm. 1899. Über das Verhältniss der melanesischen Sprachen zu den polynesischen und untereinander.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Classe* 141(6): 1-93.
- Sugiarto, dkk. 2001. *Kamus Indonesia-Daerah*. Jakarta: PT Gramedia Pustaka Utama. (Sugiarto 等. 2001. 《印度尼西亚语—方言词典》, 雅加达: Gramedia Pustaka Utama 有限公司.)
- Thurgood, Graham. 1999.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hurgood, Graham. 2002. Vietnamese and tonogenesis: Revising the model and the analysis. *Diachronica* 19(2): 333-363.
- Tim Perkamus Indonesia-Tionghoa, Universitas Peking. 2000. *Kamus Lengkap Indonesia-Tionghoka*. Jakarta: PT Elex Media Komputindo, Kelompok Gramedia. (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编写组. 2000. 《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 雅加达: Gramedia 有限公司电子媒体出版公司.)

Reflexes of Malayo-Chamic Word Final Consonants *-s and *-h in the Huihui Language

ZHANG Huiye and MA Xiling

[Abstract] Word final consonants -s and -h in the Malayic and Chamic languages of the Malayo-Chamic group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nal development of the Huihui language or Tsat. The high level tone 55 of Tsat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word final consonant *-h of Proto-Cham, and corresponds to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final consonant -s of the Malayic branch. Meanwhile, there is 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ow falling tone 21 of Tsat and the final consonant -s of the Malayic branch.

[Keyword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Huihui language (Tsat) word final consonant sound change

(通信地址: 650504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